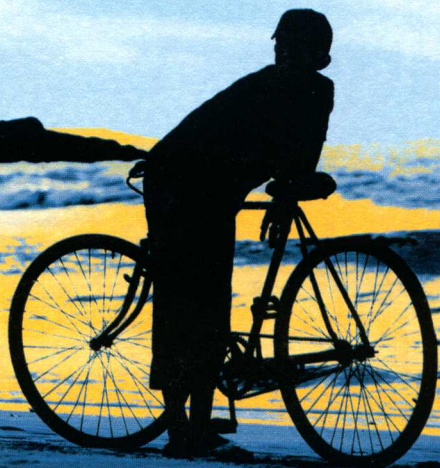


少年巴比伦

路内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少年巴比伦

路内

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晚，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一次

终南山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巴比伦/路内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02-1367-4

I. ①少…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7166号



少年巴比伦

SHAONIAN BABILUN

路内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35千字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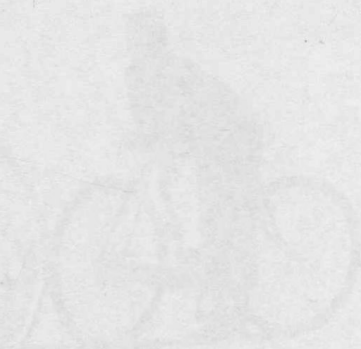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02-1367-4

定价: 3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少年四时

四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亮，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

——张小尹《终南山》

第一章 无处可去	1
第二章 五	25
第三章 白衣飘飘	31
第四章 三轮方舟上的爱人	73
第五章 白昼	97
第六章 换灯炮的堂吉珂德	131
第七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161
第八章 野花	185
第九章 澡堂	211
第十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	235
第十一章 去吧，SWEET HEARTS！	269
尾声 巴比伦	303

目录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1
第二章	水泵之王	25
第三章	白衣飘飘	51
第四章	三轮方舟上的爱人	75
第五章	白蓝	97
第六章	换灯泡的堂吉诃德	131
第七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161
第八章	野花	185
第九章	澡堂	211
第十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	235
第十一章	去吧，SWEET HEARTS！	269
尾声	巴比伦	303

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罢，一起看月亮。”一走走出马路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跳出租车的，她们通常推着一个小女式自行车，聊完天，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的表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做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起聊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一个没有尽头的通宵，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黄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小山路上，看她们走过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她们骑着脚踏车，穿着小裙，很美，想到坐坐公共汽车不走路，而是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了。

她们骑着脚踏车，穿着小裙，很美，想到坐坐公共汽车不走路，而是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了。

她们骑着脚踏车，穿着小裙，很美，想到坐坐公共汽车不走路，而是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了。

她们骑着脚踏车，穿着小裙，很美，想到坐坐公共汽车不走路，而是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了。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

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她就答应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八零后，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经历过的时间，就会因此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老师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老师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

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所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

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二十年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

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

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老师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屁股，还会把屁股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糨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

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鸡吧。”

我对化工厂没好感。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称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

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傻逼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

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膨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跟着发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动静，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于厂里。”

我爸爸说：“看一看。”

我说：“年年都炸，我都看腻了。”

我爸爸说：“今天顺风，小心点。”他以前说过，万一厂里炸了，有毒气体泄漏，一定要顶风跑。毒气是顺风飘的。

我也爬到了院墙上，公房的阳台上早就趴满了人，大家一起看爆炸。那是中班时间，人们都在掂摸谁在厂里当班。我看到一些暗红色的光，在围墙深处闪烁起伏。我爸爸指着那一片说，那里是车间区，不是仓库，是车间炸了。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如果发生情况，一定要顶风跑。”我说我知道了，这话听过很多遍了，也没跑过一次。后来我们看到楼上的阿三从那边狂奔过来，阿三看见我爸爸，大喊：“不

好啦！大路（我爸爸绰号叫大路）！炸啦！”我爸爸问他：“炸哪里啦？”阿三狂喊：“马上就要炸到氯气罐啦！”

我爸爸听了这话，一言不发，跳下墙头，顺手把我也拽了下来。他拖着我跑到厨房，伸手把煤气炉关了，然后又拖着我妈，狂奔到车棚，打开那辆二十八吋凤凰自行车的锁，他就驮着我妈往东南方向狂飙而去。后来他发现我掉队了，我自行车钥匙没带，穿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他们跑。我爸爸说：“来不及了，你就在后面跟着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农药新村炸了锅，所有的人都从楼房里跑了出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在地震的时候才看到过。所有人都在喊，氯气泄漏了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边猛踩自行车，一边大声喊：“顶风跑啊！大家顶风跑啊！”我跟他后面，看见对面楼里李晓燕的奶奶披着一身肥皂泡跑了出来。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来得及穿上一条裤衩，她胸口空荡荡的，一对乳房像两个风雨飘摇的麻袋片在众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很像是一场失败的春梦。逃命的人群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她，我呢，说实话，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见过的最初的乳房，虽然它是如此地狼狈，如此地多余，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我妈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对我说：“小路，不许盯着人家看，不许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这会儿还有心思关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气要是喷过来我就死了，我到死还没看过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况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们三个穿过了浩浩荡荡的人群，沿着公路往郊区逃去。我爸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妈，我在后面穿着一双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脚上都磨出了泡，但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十几辆消防车鸣哇乱叫着从我们身边驶过，再后面是警车和救护车。这些车子都消失之后，马路变得异常安静，只有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咯吱声，以及

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声。天色忽然暗下来，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丝血红色的晚霞，路灯渐次亮起，再后来连拖鞋的踢踏声都没了，我把拖鞋捏在手里，赤脚在柏油路上跑着。我爸爸就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说，不走了，氯气要是飘到这里，估计连市长都被熏死了。

我们在郊区一个“停车吃饭”的小饭馆吃了蛋炒饭，我爸爸打电话到厂里去，厂里说，炸的不是氯气，是别的东西，楼上的阿三在造谣搞破坏，这个浑蛋一贯如此，极其可恶。我妈就信了领导的话，说阿三确实不是东西，经常往我家的院子里扔香烟屁股。我爸爸说，这不能怪阿三，氯气啊，他妈的，历史上又不是没泄漏过。

我爸爸是工厂里的老法师，他知道氯气泄漏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他对阿三的宽容并没有使之逃避惩罚，因为李晓燕的奶奶死啦。李晓燕的奶奶暴露出两个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晓燕的妈妈说她是老不要脸的，于是老太太从六楼蹦了下来。这件事找不到罪魁祸首，必须让阿三来顶缸。李晓燕全家到派出所去报案，李晓燕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她说是阿三的谣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着警察说：“你们要让阿三这个流氓偿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旁边有不知情的听成了强奸案。警察被她搞得很烦，到农药厂去了解情况，厂里的头头说，阿三这个破坏分子，早就该抓进去了。既然厂里都推荐他去坐牢，阿三也就乐得吃皇粮了，跟出差也没什么区别。后来他被送到劳教所去，罪名是“破坏社会安定”。

我妈说，李晓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实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乳房是个麻袋片，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它，它的主人竟然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这事情很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我对化工厂也抱有同样的恐惧，但我说不出原因。